

第三章 《风雨耀华力》的艺术创作手法

接龙体是《风雨耀华力》这部小说的一个最为突出艺术创作特点。九位作家同时撰写同一题材的一部文学作品十分罕见。泰华资深文化人洪林女士在他的著作中是这样论述的：“……所谓集体创作，是有多位作者分章执笔，原是仿效香港‘接龙小说’的游戏之作，不意在各位执笔者通力合作之下，经高度发挥了集体创作的长处，当时作者们以稿费做菜资，每周聚首喝一次午茶，大家围绕着作品中的人物故事高谈阔论，大大丰富了这部作品的内容，每位执笔的作者都写完一章之后，有权点名要另一位作者接写自己的故事，而在这个关节上，大家都大玩花招，在章末留下难题，让结下一段的故事的作者去动脑筋解猜……^[1]”。

在小说《风雨耀华力》的创作过程中，每位作家都全力倾注自己的心血，配合默契各自发挥自己的写作特长，运用自己的独特构思勾勒出一个个活灵活现的人物，创造引人入胜悬念迭起的情节。心有灵犀一点通，九位作家的创作激情和创作艺术手法的独到之处令这部小说妙趣横生。从小说中我们不难看出，九位作家既有自己的独立个性又都有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风雨耀华力》成功之处就在于作者对泰华文化生活、习俗、伦理的深刻理解，采用了现实主义和现代艺术手法的有机融合，以写实主义创作目的为出发点也是本部小说突出的艺术创作手法。

《风雨耀华力》以强烈的现代社会意识切入、以小人物的社会底层艰难生活和所产生的爱恨情仇素材作为创作的出发点。九位作家以独特的视角、精彩的叙述、出色的人物刻画和富有特色的创作技巧，使小说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小说除了采用一般常用的主线安排、侧翼衬托等手法之外，还特别长于运用章回小说特有的“伏笔”，令人浮想联翩。用“对照”的手法，将不同人物，不同职业和性格的特点进行鲜明描述，特别是把李俊和鸭脯这两个出身不同性格各异的人物都刻画得真实可信。

《风雨耀华力》一共四十一章，洋洋十多万多字，从头自尾情节流畅贯穿，文字简练易懂，情节环环相扣，悬念跌宕引人入胜，人物和情节的塑造和构思源于生活，贴近生活，十分注重于写实主义，但又高于生活而艺术化。这不能不说是九位作者在心灵上的心心相印和息息相通，有着共同的创作理念和各异的思维方式。每个人都力求在情节上出奇制胜，留有悬念，令人遐想，对接下去的创作留下了充分的想象空间。对故事中人物性格的刻画，及文字技巧方面，也刻意求

^[1] 泰国·洪林著. 泰国华文文学史探. 2008年3月.

精，是用简练直白的白话中文表达方式平铺直叙，用潮州方言来进行点缀，使语言文字易懂，并充满潮州家乡的乡土气息。

在创作上吸取章回小说的创作手法，上篇和下篇总是留有悬念，埋下伏笔，让这部小说章章出新意。当《风雨耀华力》在《华风两日报》连载时，受到读者相当热烈的欢迎。不断有人写信来询问书中主人翁李俊、鸭脯等，是不是真有其人？可见小说的情节安排巧夺天工，令人信服。

从事各种职业的普通中下层民众的喜怒哀乐和爱恨情仇使小说充满趣味性。人物的安排、故事情节的发展，有正面反面，各具典型。情节发展连贯，虽然九个人思维方式各异但并没有因此而发生矛盾或出现漏洞。小说的主题突出鲜明，即针对现实，抨击黑暗，歌颂光明。九位作家思想意识一致，对现实社会都有极深的认识及一致的看法，他们以现实主义的立场写出反映泰国华侨社会“小人物”的精神面貌，虽未做到深刻地、广泛地揭露泰华社会的黑暗面与光明面，但却以相当程度地做到了对人物的爱和憎，使这部集体创作长篇接龙体小说在文学艺术价值方面，具有一定的份量，且曾在沉寂的泰华文坛，掀起一阵波澜。

第一节 人物塑造手法

小说《风雨耀华力》的人物塑造追求的是朴实真切，每一个不同角色的人物无论是性格、外貌、行为举止都刻画得细致入微。

如：对李俊的外貌描写：他有一对大而聪明的眼睛，奕奕有神，俊直的鼻梁配合着宽厚的嘴巴，一头半长不短的“鸭毛”，似乱非乱，有几根垂压在眉角上，样子是潇洒而带有几分书卷气。

对鸭脯的外貌描写：鸭脯的骨骼小，自幼又缺乏营养，身形特别瘦，而他虽生活在困苦中，一向却很乐观，不知什么是忧愁，脸上永远带着一股孩子气。

关于《风雨耀华力》的人物塑造，可以说是小说最值得关注的重点。就人物而言，李俊和鸭脯是时代潮流中摸爬滚打的社会下层小人物的典型，就艺术手法或艺术技巧而论，李俊和鸭脯又是现实主义的个性化人物。主角李俊和鸭脯的塑造决定着小说的成败。阅读了整篇小说我们会觉得李俊和鸭脯的塑造是相当成功的。在《风雨耀华力》的人物创作技巧上，除了采用一般常用的主线安排，侧翼衬托等手法之外，还特别长于运用“对照”的技巧。这些对照主要是人物和人物之间的对照。

如：小说中，以主角李俊和鸭脯闯荡曼谷的经历为主线，作者首先用“对照”的写法，刻画了两个泰南的年轻人在曼谷的闯荡经历，李俊和鸭脯两个性格

各异，人生经历差别较大。李俊是一个有正义感，见到社会上那些不公平的事就想为之伸张，但同时也是一位爱于脸面的小知识分子，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上往往失意受挫，但是他的才华又赢得了像杏妹和沈淑芳这样热爱中华文化、喜欢性格正直真诚男人的女人的爱慕。鸭脯却完全不同，鸭脯性格机灵，没有文化，在艰难的生活面前是一个乐观派，善于吃苦，善于运用自己的小计谋解决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他从小就曾在曼谷的社会上闯荡过，重情重义，是一个久经磨练的江湖人士。作者运用人物“对照”的写作手法，将两个主要人物引发出来的各种事件贯穿于整篇小说中。

李俊是小说最早出现的核心人物，他是一个从小生活在泰南橡胶园的年轻人，涉世较浅，根本不知道社会的险恶和世态炎凉。从第一章开始，从李俊看电影荷包被窃的遭遇到找工作被骗的波折，以及“罪恶的都市”到“祸不单行”的第十六章，我们所看到的是李俊性格中的宽厚、善良、爱面子、脆弱。天性宽厚善良的小知识分子那种坚持正义，敢于同邪恶势力斗争的大无畏精神也同样令读者感动。好人有好报这历来是大部分小说创作的宗旨，《风雨耀华力》的最终结局让读者感到快慰，李俊的朴实正义性格和文学才华，使他在曼谷唐人街短短的一段生活经历中得到了杏妹的爱恋和杏妹母亲厝主奶的最后认可。

关于鸭脯，这位小说中的第二位主要人物，作者运用了对比的手法进行刻画，使小说中的两个主要人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鸭脯从小就是一个被社会遗弃的孤儿，为了生存，他学会了适应环境。他对这个世界没有太多的奢望，他斗大的字不识一个，却懂得社会上的各种各样的人和事，并懂得如何对付这些事。他有几分狡诈，几分流氓习气，几分玩世不恭和江湖义气。他混迹于茶楼酒室，赌馆戏院：他泡茶到水，打杂工，当临时活广告，卖彩票号码……什么都干；而在他骨子里，有时也显劳动人民见义勇为、互相互爱的高贵品德。在小说的结局上作者也特意为鸭脯设计了一个十分美满的大团圆，和爸爸在曼谷团聚，原来他和杏妹是同父异母，厝主奶就是他小时候养育过他的小姨，他的爸爸也因此和昔日的情人厝主奶重归于好。

抓住人物的外在表现，融入感情，运用恰当的描写方法刻画人物。作者与此同时，又特别注意了人物性格结构的情理性，做到了夸而不诞，使人物形象都具有“圆型”特征，而并不显得单一。必然性、变异性、多样性，构成了人物的血肉丰满和生气。

沈淑芳很诧异，但既然来了，也得尽尽礼貌。看看李俊一番，因此仍向李俊房门走去，抵达门口，见房门敞开，里面竟静悄悄的只有李俊和杏妹两个人，一个人坐在床沿上，一个在写字台边，两人四

目相望，像磁铁一般，互相吸引，态度亲昵，简直一对地道的情侣。沈淑芳乍见之下，一阵昏眩，几乎在倒下去，啊！她太失望了。她自于李俊认识不久，就被他的仪表吸住了，虽然，她不曾在李俊的面前说过“爱”的字眼，但他心里的爱苗，早已蓬勃萌发，他满想凭她富家小姐的地位，凭她美丽的身材，凭他与李俊志趣相投，学问相等，这爱情两字，是会岁月的增长，而逐渐成熟，未料杏妹会比她棋先一步，抢了过去，这怎么不使她失望，幸得她还能控制自己，可是禁不住向房门一斜，整个身子依在房门上^[1]。

在沈淑芳这个人物的刻画上，我们又看到了人物性格内在的合理性。沈淑芳在她受到爱情挫折重大刺激时的种种表现，悔恨伤心，悲伤痛苦，这是本性善良的沈淑芳的悲哀。一个自己心中爱慕的男人，被另一个女人拥有了。

在面对自己的母亲骗杏妹嫁给三舍时，沈淑芳内心的矛盾与挣扎，使她在开始的时候摇摆于帮还是不帮杏妹这样的念头。但是良知让她最后选择了去帮助杏妹，因为不能横刀夺爱，要“君子成人之美”。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理智的女性，尽管失恋后她感到无尽的悔恨和痛苦，使她一颗女性的内心受到巨大的伤害。但是她内心的最深处总有一个力量让她保住最后的理智，是道德的力量使她产生了无法想象的坚韧。内心的痛苦和无法想象的坚韧就这样有机的结合，塑造出这样一个极具厚度和深度的个性化人物形象。

《风雨耀华力》出色的人物刻画。无论主角笔墨淋漓，还是相关人物的点染，几乎都有鲜活灵动的个性。这得益于作家刻画人物时往往尽量放大最突出的个性特点，性格各异的人物心理描写，使通篇小说大放异彩。

第二节 情节描写技巧

情节是文学作品的灵魂，没有情节就称不上是文学作品。一部优秀的小说大多具有完整曲折的故事情节，泰华资深文化人洪林女士是这样论述小说《风雨耀华力》的情节安排的：“《风雨耀华力》的主题思想产生于华侨社会，是以曼谷著名的耀华力唐人区为故事背景，而故事的主人翁却是一对流落曼谷的泰南华裔青年。从而反映出中下层的华侨的现实生活，以及他们的爱与憎，并通过故事情

^[1] 风雨耀华力. 第二十七章 178 页.

节的安排发挥，体现了好人与坏人的分野^[1]”。总之，《风雨耀华力》这部小说，其描写技巧在整体上还是相当细腻的，故事情节跌宕起伏，紧紧抓住了读者的心理。

一位文学大师曾经说过“艺术为生命的伟大兴奋剂”，而真正的艺术往往具有一种诱人的神秘感和渴望知道书中人物命运的欲望，小说《风雨耀华力》就真正体现了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

《风雨耀华力》里也不乏写得很精彩的地方，比如：从“奸情”到“八仙祖师”那几章节，关于厝主奶和情人大流氓鹄额汉方虎偷情和方虎被抓，李俊找工作受骗后病倒，厝主奶带李俊去找八仙祖师风水先生驱鬼等情景都描写得很精彩。

就艺术手法或艺术技巧而论，主要人物的把握和主题的深化都极具难度，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是紧密结合，互相影响。

李俊和鸭脯是小说的两个主角，又是现实主义的个性化人物。主角李俊和鸭脯的塑造决定着小说的成败。通读整篇小说，李俊和鸭脯的塑造显然是相当成功的。从开始李俊初到曼谷荷包被窃到找工作被骗所遭遇到的波折，到何清，心贤许等人的相助，后来得到了杏妹的爱恋和杏妹母亲的最后认可，李俊性格中的宽厚、善良、脆弱以及更深层挖掘出来的诚实、正义、富于同情心都充分展现出来。作者在鸭脯这个人物的塑造上有意将他作为李俊性格的一个对照，为的是更易于突出两个人作为主角的特色。鸭脯先行到曼谷，作为一个为了生存浪迹曼谷有工就做的青年人，虽然性格上略显狡猾，其实这也是社会所逼出来的不得已小计谋，对生活的乐观，使他在曼谷这座大都市生活看上去并不觉得艰难，这种复杂的性格却处理得并不矛盾。

《风雨耀华力》的情节迂回曲折，运用了章回小说的写作技巧，章节的结尾往往设计出一个新的悬念或伏笔，使情节的发展出人意料，而又于情理之中。这些伏笔的不时出现，逐次叠替高潮，酿造了一部小说的情节连贯性。

小说的开端李俊无钱住宿，鸭脯却告诉他有三铢就能住的地方，而李俊不愿意去。这个伏笔是让你去猜测三铢的住宿，究竟是什么地方呢？为什么有这样便宜的住宿李俊并不愿意去呢？后来才发现原来是寄宿“茶室”也就是变相的三流“妓院”。

^[1] 泰国. 洪林著. 泰国华文文学史探. 2008年3月.

一个双引伏笔是由前一个伏笔又带出下一个伏笔或几个伏笔。比如李俊沉睡中忽然听到舞女的尖叫，鸭脯看后慌慌张张的回来。留给你一个悬念，舞女的房里究竟出了什么事呢？让鸭脯如此慌张，你一定急于想知道个究竟。

“姐萍的房里，有一个鹄额卷发脸孔黑黑的男人，正在踢打萍姐，口口声声说如不说实话，要杀死她。”

“那小子是谁？你为什么和他那么亲密？夜日死在一起，连舞厅也不去，那小子是谁？快说！快说！不然，哼……”鹄额汉嗤一下鼻风，把手中的刀，瞄准这姐萍的咽喉，作势按了下去。

原来阿额头是舞厅的黑道打手，姓方，名虎。他不但对舞女们人身进行控制，随意打骂伤害，还强奸舞女，对舞女的身心进行摧残，姐萍就是其中的一个受害者。

这个人物出现的另一个“伏笔”就是方虎和厝主奶的一段偶遇，引出了另一段隐私，在后来的故事情节发展中我们知道了方虎和厝主奶原来是地下情人的关系，实在令我们感到意外。

“当厝主奶踏进卖菜嫂的巷口时，吓然看到前边有一个男人，样子很像刘瑞，她就匆匆走上前去。那汉子听到了匆促的脚步声，就掉转头来，她仔细得的端详着，很像，可是鼻梁上比刘瑞多了一道刀疤，额也比较鹄，幸好没有开口喊他。”

“——我该死！我知道方虎是一个坏人，我为什么和他来往？跟他偷偷摸摸？因为他很像刘瑞^[1]”

连带伏笔又一次出现。刘瑞是谁？他和厝主奶又是什么关系？为什么厝主奶如此想见到他？

后来提到当年姐姐生的那个孩子，这也让人猜测：当年姐姐生的那个孩子是怎么回事？厝主奶为什么为他流泪？

她的手戳到鸭脯的头，只是嘻嘻的笑，不知怎么，厝主奶和鸭脯似乎很投缘。被他几句话，又把一百二十铢交给他。这也是一个人物伏笔，厝主奶为什么潜意识和鸭脯有投缘的感觉？

厝主奶这才用亲切的口气问那中年男子：你……你不是瑞哥吗？“阿珍，十八年不见，真想不到会在这遇到你！我是来找阿展的……”这个被厝主奶叫做“瑞

^[1] 风雨耀华力. 第十三章 83 页.

哥”的中年男人，也就是鸭脯的父亲刘瑞。现在我们才知道鸭脯就是厝主奶姐姐所生的那个男孩。

刘瑞又指着站在厝主奶身边的杏妹，问厝主奶道：杏妹平日从她的义姨口中，知道了母亲的秘密，直到她自己的生身父亲还在人世，不过，当她还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父亲就离开了她，十八年来，一直没有消息，母亲也从来没有对他提起过。

刚才她看见那中年男子，和母亲四目相对的表情，又听见母亲叫他瑞哥，她已猜出了一半。现在，经那中年男子这样一问，她完全明白了这位中年男子就是自己的生身父亲，一种天赋的骨肉情感，使她激动得迫不及待，当她看见母亲只点点头，还没有说话，就走到那中年男子面前，颤声叫了一声：“爸爸！”

一段旧情的几处巧合引出一段动人的悲欢离合。情节安排得恰到好处，

伏笔扑朔迷离令你产生遐想，厝主奶这个风流，刻薄辛辣的女人一生中的两个情人，一个朴实正直，一个奸诈恶贯满盈。结局是恶贯满盈的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朴实正直的得到了一个美满的结局。

《风雨耀华力》情节的细节描写同样有它的独到之处：

“俊兄，你知道吗？别人都在背后议论我们……”杏妹低着头，声音很细，又只是说了一截。

哪个少女不怀春，那个男子不钟情，李俊并不是不明白杏妹话中的用意。其实他对杏妹早已产生了爱意。

“杏妹，难道你不知道我穷，我哪能配得上你呢？”

“俊兄，你怎么会对我说出这种话来，贫穷并非罪过，只要人穷志不穷就好了。……俊兄，你对我还是不明白吗？”杏妹听出李俊的话中不会没有意思，真是太高兴了，连说话的声音都颤抖了。

“我明白。完全明白的，杏妹，你待我太好了。”李俊也太激动了，他不知道怎样去表达内心的感激，他只是说：“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你的！”说后把一只手叠在杏妹的一只手上。

杏妹也迅速把另一只手加叠上去，作为李俊柔情的回答。

“杏妹低着头，声音很细，又只是说了一截。”

“杏妹听出李俊的话中不会没有意思，真是太高兴了，连说话的声音都颤抖了^[1]”。

[1] 摘自《风雨耀华力》.第二十六章 174 页.

这一段把人物的一举一动，乃至说话的音调刻画得如此细腻，在细节的描写上把少女的初恋羞怯，表现得十分生动，让读者感到有源于生活贴近真实生活的感觉。

第三节 语言特征

语言是一部小说创作的艺术精髓，人们常说文学作品来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所谓高于生活就是说我们的作家运用他们独特的艺术语言，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平常生活中真实的故事。所以说作家的语言写作技巧至关重要，它就像画家给一幅黑白画涂上了颜色，使画面色彩斑斓更具艺术欣赏性。

小说《风雨耀华力》在语言运用方面具有自己的独到之处。特点之一就是作者考虑到泰华社会华文读者汉语水平普遍不高的情况，而运用直白朴实的语言对故事情节进行描述，小说中很少使用华丽怪异的词汇，让人读起来倍感流畅上口。另一个特点就是泰国华人潮州籍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大量地运用了潮州方言。

《风雨耀华力》之所以运用了大量的潮州方言，大概是考虑到泰国华人读者中潮州人居多，其他族群会潮州话的人也不在少数。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泰华的潮州籍读者读起来感觉亲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第十九章“梨园春秋”还用了一整章的篇幅来特别介绍潮剧，潮剧也是中国潮汕地区的一个传统地方剧种，深受潮籍人士欢迎，在泰国不但拥有众多的观众和爱好者，而且有众多的潮剧演艺班，游走于泰国各地演出。《风雨耀华力》中大量潮州方言的运用更为这部小说增添了浓厚中国广东潮州的乡土气息。

文学作品的语言，经过作家的艺术加工，更加形象化。《风雨耀华力》的作者在语言的运用上确实下了一番功夫，力求在叙述上做到了直白简练，在词汇的运用上尽量运用现实生活中的潮州方言、中泰谚语、诙谐土话、口头语……语言上贴近现实生活，使读者在阅读时感到生动贴切。

如：在人称方面，出租房子的房东被称为“厝主奶”，咖啡店的杂工叫“头手”，茶室端茶的叫“弟仔、亲丁”，赌馆的叫“牌龙”，按摩称为“要擲”，妓院的妓女叫“洛统”。

如：诙谐的方言和土话，口头语方面：“害了，害了，草俚煮熟，天时变局。”

“小鬼，帮忙呢，没有。就是要揩油……”想占妓女的便宜。

“莫说她，那些三，四十岁，两眼角挂紧葵扇，半寸脂粉掩盖不了皱脸皮的，还有人要呢！”

“早死仔，鬼去托你，目珠仁给屎糊着……”

“你明知道我是‘没字碑’，又何必要破傻来捉弄我。”

“阿舍，天光了，好起来放尿洗面。”

“哭父哩，七早八早就吵死人。”

“我是土直人，口齿硬，心肠慈。”

“饿鬼偏要找饿人，缘分这样好。”

汉语的俗语“在家千日好，出外半朝难。”“人情似纸张张薄，锦上添花自古有，寒炉送炭世间稀。”“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三斗油麻，倒无一粒落耳。”……

泰语的成语，“要看一个女子，须先看她母亲。”

俗谚：“浮云接日夜来雨。”

赌馆的黑话“红炮！食？”“白车，食？”“知防！知防！”

绰号“大目鬼。”“水陆大都督。”

潮州是指中国广东省的潮阳和汕头地区，当地有着自己的方言和有别于中国其它地方的文化民俗。潮州文化历史悠久，在中国文化历史中占有重要的一席。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潮州也是中国最大的侨乡，根据统计侨居海外分布于世界各地的潮州人大约有三千万，分布之广数量之大堪称之最。正是这些侨居海外的潮州人，他们不但把中国人的勤劳和智慧带到了海外，也把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在泰国的华侨中潮州人占据多数，人们说在泰国除了泰语之外，第二语言应该是潮州话，可见潮州话在泰国有着广大的使用者。在泰华文学作品中潮州方言被大量的使用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它的运用极大地丰富了泰华文学作品潮州乡土气息特色，为泰国华人所喜爱。

其实一部文学作品的艺术成就，语言的运用固然十分重要。但是对于泰华社会我们不能不考虑到中文程度并不是很高的广大读者。《风雨耀华力》的作者们运用了直白贴近现实生活的白话语言，对整篇小说进行描述，也不失成功之作，十分值得赞赏和借鉴。

结 论

《风雨耀华力》作为泰国第一部中文接龙体小说，由九位作者共同创作，这首先就是一种创举。它承载的不但是中华文化的异地生根开花结果，也向人们展示了中华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博大精深。这部小说的内涵和容量相对较大：它写了泰国泰华社会的风土民情，人物千姿百态，艺术手法令人耳目如一新。《风雨耀华力》是一部了解泰华社会的教科书。

《风雨耀华力》是在泰华文坛处于困境的五六十年代出现的，因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既显示了泰华文学创作的生命力，又体现了泰华文学创作者的坚韧不拔的精神。这种精神正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展现。这些作家以深沉的忧患意识和严谨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采用中国古典章回体小说和民国初年出现的集锦小说的形式，以为泰华文坛注入新的活力为共同目标，充分展示各自的创作才华，展现了泰华五六十年代波澜壮阔风云变幻的社会生活，凸显出泰华社会各个阶层在不同环境中的丰富多面的人生图景，以及在泰华社会生活中体现出的中华精神和中华伦理的不同层面。

《风雨耀华力》是表现潮汕文化最为典型的体现了泰华文学创作中重人伦、重亲情的文化特征，散发着潮汕文化中讴歌人性美，提倡互助友爱的重要特征的代表作。小说创作中精彩运用的潮州方言，所描述的潮汕风俗更是内在的浸透着潮汕文化精神的人情味和互相帮助、无私无悔的乡情乡谊，体现了一副展示人情美的乡土风情画。这些都是对中华伦理的深入探讨和分析。

小说创作形式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本土化思想也更趋完整，但仍然采用的是中国传统小说的创作手法。文学创作本身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体现。历代优秀的作家以及风格各领风骚的文学作品影响了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更是传承和发扬优秀中华文化和精神的重要的载体。泰华文学的创作者们更是吸收了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结合自己的才华和时代特征，运用中国传统文学中关注现实的思想特点，进行积极的创作。

从泰华文学的特征切入分析，揭示出泰华文学独具的文化背景下所呈现的文学特征，深入探究其特征背后所蕴含的文化意蕴。语言是文学与文化的载体。通过对文学语言的分析可以深入分析文学作品中蕴含的文化意蕴。《风雨耀华力》中许多潮汕方言的运用，使得作品更具形象化，更富有表现力。特别是带有潮汕地方特色的谚语，俗语的运用，既体现了潮汕文化的特点，也体现了关注社会现实的作家通过词汇传递具有时代特征的信息，更传达出潮汕文化背景下作家的特

殊的情感。我们可以看到作品中方言所反映的文化特征以及所体现的中华传统伦理文化。

曾心在《泰华文学的交接期》中概况了泰华文学经历了“三起二落”的分期。五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中期是泰华文学的第二个“起”，由于受到新中国思潮的影响，加之到泰国的一批“新唐”，泰华文学处于潮涨波峰期。《风雨耀华力》正是诞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因此也有其重要的文学史意义。《风雨耀华力》在题材上体现了新的创作变化，不再以描写寄人篱下和怀念家乡的“叶落归根”的思想内容为主，而是转向了以描写当地泰国现实生活为主的“落地生根”的思想内容。这些反映了华人从寄寓客居到融入居住国的社会历史变迁，反映了侨民意识向公民意识的巨大转化，使泰华文学有了较浓的本土化特色，但是，作品中体现的根本精神仍然是中华传统伦理中重人伦、重亲情、互助友爱的优秀精神。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对家乡的记忆和乡土情感的体现与表达。因为文化是血液里的东西，任何输血的办法都改变不了它的血质和血型。因此，中华传统伦理精神借由作家的集体创作体现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中国情结”在泰华文学创作中的集中体现。

总之，《风雨耀华力》出现在泰华文学的发展上升阶段，在泰华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同时影响了泰语文学的创作。它的出现又是在泰华文学出现本土化转向的重要时期，也体现出了泰华文学作家的新的时代特征。但是，这些都是以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为基础的。无论是创作者所运用的小说创作形式，还是小说创作体现的现实主义理念，都是传统中国文学的传承与发展。更重要的是，《风雨耀华力》充分体现了中华传统伦理精神。